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皆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前江舸何匆遽未得安流逆浪歸

註舞石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燕止則為石行雲見前○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絕也微雨如絲故短草亦不沾泥柔枝之風亦緩矣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且將雛飛而復歎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聯亦見雨不止故水上之舟勿遽不可緩行也

白帝

白帝城中雲若屯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雪霆聞草木蒼藤日

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送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
原何處村註白帝城見前秋興詩註前四句賦夔峽雲雨後

四句因聞哭聲而傷時也雨大傾盆故江聲如雷霆之怒雲若
也故樹陰蔽日月之明戎馬又勞于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
寡賦不巳所以其日雨後聞有哀慟於遠村者公蓋即實事
以賦之也或曰當崔旰之亂時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
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高
有未招魂註此首與格楚王宮見前詠懷古跡第二詩註

只是賦雨後晚景兼自歎耳詩既成姑以返照二字為題實非
專賦返照也楚宮之北皆漢墓也如黃昏而城西則雨過猶
明也痕者急雨之跡落日回照江波搖動崖石故城西猶明雨
後雲深不辨山村故宮北已昏矣返照猶明而公已閉門以卧
病不樂之故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旅魂未招安得不
早閉門哉

地理

西嶽

西嶽峻嶒聳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
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

帝問真源

註西嶽華山也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

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
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也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
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并繞容人
上可長六丈餘出并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華山記請括峰上
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白帝西方之帝也
○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登以豁其隘恣
之懷而未能故賦望嶽而次聯結聯皆歎見望之當也嶽鎮特尊
故諸峯序列其下如子孫之傳父祖而不敢亢也寇萊公詩云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是也車箱谷在祈禱門皆西嶽之

或是登嶽所由之徑也

黃草

黃草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
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
州已被圍

註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蜀中赤甲山在夔州見

前赤甲詩註劔閣方輿云在綿谷縣松州在廣元路即劔外。詳
詩意似指夔涪之間有亂兵成都又有叛者故云黃草峽之船
不通赤甲城之人不出往來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
劔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又故第三聯因
念錦水之上知誰家獨被亂離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來而遙

帝問真源

註西嶽華山也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

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
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也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
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并絕容人
上可長六丈餘出并望空視明如在室規華山記請括峰上
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白帝西方之帝也
○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登以豁其空恣
之懷而未能故賦望嶽而次聯結聯皆歎見登之當也嶽鎮特尊
故諸峯序列其下如子孫之傳父祖而不敢亢也寇萊公詩云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是也車箱谷在華州南門皆西嶽之

或疑望嶽所由之徑也

黃草

黃草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
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
州已被圍 註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蜀中赤甲山在夔州見

前赤甲詩註劍閣方輿云在綿谷縣松州在廣元路即劍外。詳
詩意似指夔涪之間有亂兵成都又有叛者故云黃草峽之船
不通赤甲城之人不出往來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
劍南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又故第三聯因
念錦水之上知誰家獨被亂離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來而遙

解之曰朝廷莫慮劍閣之險為成都叛者所據即今吐蕃已圍
松州則蜀道自有近憂不必深慮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
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益
井橫黃金 註灩澦寨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
半沒在夔州巫峽口方輿云在夔州西南二百步瞿塘峽口蜀
江之心水經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名
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
可下峽以此為水候舟人取應不決名曰猶豫蓋井蜀郡家有

臨泉之井。此詩觀灩澦堆之漲有覆舟之事而作也。諺云灩
澦如馬瞿塘莫不灩澦如象瞿塘莫上今既沒孤根深則江水
暴漲可知其愁也。鳥驚龍喜皆因水多之故。惟有舟人漁子習
於水嬉歌而回首其意自得商估舟敗喪其所載者則登岸而
泣也。又有盤船辛濟而全者公因戒其舟中之惡少年言此後
身盡而無井之所出以冒險俛仰而過會厚利也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昇龍方懸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城雲擁龍虎睡江清日抱電
鼉遊扶桑西枝割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村黎歎世者誰子泣血迸

空廻白頭

註扶桑見前諸將詩註弱水史記在西海不能負一

羽。此篇首尾賦最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旌旆樹之猶
恐不禁風高而仆其峭拔險窄如此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尤縹
緲而凌空也俯而觀之巫峽解所之中雲氣陰翳者龍虎所伏
也江水清涼之處曰牛圈抱者龍龜出曝也遠而望之東海扶
桑其西向之杖正當海岸之斷石西流弱水其東際之出則皆
倒影而隨流此四句皆狀其最高而後見也末則公自隱名而
言其登高遠望感歎常世至於血淚涇空且屢回其白首也然
則公之悲以天下非若牛山岷首之泣者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詩御製官賦之字句

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拱浮雲細
細輕杖鉞寒帷瞻具美投壺敬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
流萬古情。註杖鉞東晉石勒侵阜陵命王導假以黃鉞出討之

投壺漢祭遵字弟孫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雜歌投
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句暗用其事以比衛伯玉也。此詩
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意故極口稱羨而未已首
句言其樓之高大句言其新成也次聯體狀亦見其高亦見其
新第三聯言伯玉杖鉞坐於樓上寒關帷幙望見之者皆瞻仰
其具美而樓又有壺矢書籍列焉故云有餘清見其不專耀武

則多暇而無尚文事也公務簡少暇日故多與參佐同登此樓
一時江漢之上有如此之風流足以起萬古人情之想慕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
有無惟數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
如為大夫 註二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天地也天清而地濁
三伏立春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
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日金也夏
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漢馮唐
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軍制之

曳裾鄒陽上書曰臣雖愚陋則河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受簡
謝惠連雪賦云梁王遊於兔園受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
之。此篇公以前詩未盡其二又作以奉伯玉也前篇頌臨雖
巧麗而此篇則雄渾壯麗矣此樓在江陵城之西北而江陵乃
故楚之都城也惟其雄壯高大故登之以望遠見衛岳出於雲
氣之外岷江洞庭散流於地中也次聯言俯仰之間天高地下
此樓之立其間高哉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為有乎以為无
乎言不待問而可知矣元之復四句仍是結美伯玉言其幾年
專制關外惟鎮以 而終日 者多文章之士
也未以雪賦中

言老不及司馬

七月一日題終南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三日洒衣裳。徘徊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由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嶺，曉松隔水坐箬看君。昔王喬履有賜，遂疑出尚方。
註陰山匈奴山名，與石潭相近。其地四時皆有雪。漢署借漢言唐。指當時之省署。香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麝香，以奏事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縣，無朝帝恠其來數，而不嘗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來，於是候鳥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鳥焉。乃詔四方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居也。○水樓之

高本涼，其日又起秋風，故如陰山之欲雪，言極涼也。公前為嚴公所表除檢校尚書員外郎，自可隨朝含香奏事，然而不去者，愛此水樓之涼也。見其甚不相舍耳。石壁赤色，雨溜班駁，雲過而日光暎之，故如開錦綉。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如笙簧也。二句即水樓所見之景也。末聯用葉令故事，比終明府言其居水樓之清高，疑有仙風，故云然耳。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簞踈簾看奕棋。
註呂氏春秋宓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封單父侯。前漢武帝時終軍字子雲，濟南

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封單父侯。前漢武帝時終軍字子雲，濟南

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初軍後濟南當詣博上步入關關吏
與軍繻曰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得復傳還繻
而去後軍為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
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傾蓋孔子之郊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
猶故交傾蓋駐車也奕旗方言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棋○此篇專美終明府首以邑宰終軍之事對起第三句言終
明府能繼終軍故其棄繻之節操猶存第四句言終明府能為
政故子賤之流風餘韻今見于茲也第三聯言明府好客令人
親愛過者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處之老翁亦來此水樓賦詩
以美之也未聯即述景趣瀟灑此亦描寫明府好客之清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采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此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
為梁甫吟 註錦江在成都方輿勝覽云玉壘山在灌州湔水出

焉寇盜謂吐蕃寇成都後主先主子禪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
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甫吟之恨而諸葛亮
作此亦興廢之感也梁甫吟昔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
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之公饒之二桃令
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刎田古斬赤從而刎焉諸葛
孔明因出齊城門作是吟以歎之曰步出齊城門遙望滄陰里

里中有三墳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
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譏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
晏子。花近高樓可以娛。登覽之目矣。而公乃云傷其心者以
天下兵戈未息。來此登樓亦非所以行樂也。傷心之際。舉目而
望江山。因感春色。擁江而來自。有天地至今如此。而玉壘山之
浮雲。而古今變能之。不常也。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北。遂言
唐室猶尊。而斥使吐蕃。母入寇也。未聯又即樓前所見。謂後主
亡國之君。猶得祔祠先主廟中。是可歎也。故為梁甫吟。以憶諸
葛公。惜其興復漢室之志不遂也。後三聯皆所以著傷心之實也。

閣夜

此首前實後虛格

歲暮陰陽催短景。夫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
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諷幾處起漁樵。龍躍馬絃黃土。人事音
書漫寂寥。
註五更更者經也。歷也。節為五也。三峽荊州記巴陵

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影動搖。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
民勞之應。此詩公因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也。首句
驚歲之晏。第二句見將曉之時。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
壯。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以動搖然。此二句雄渾。劉亮冠絕古
今矣。第三聯亦因曉而歌。俱動也。聞戰伐者。傳聞軍敗而士
卒之家哭。未聯感忠逆賢。度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我
於人事多違。音書又絕。如之寐。寤者乃適然也。豈固為我之

困耶

眺望

野望二首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
 涪山連越雋嶂三蜀水散巴渝下
 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
 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
 日極傷神誰為携
 註方輿云梓潼左帶涪水涪水東南流與射洪江合
 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越雋唐志雋州為越雋郡有越
 水雋水二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
 郡故後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名五溪漢馬援擊五溪蠻夷謂
 雄溪橫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辰州界。首句言公之野望在

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而兵地少寒故仲冬始有淒淒之景也
 次聯申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之大涪江分派末流之遠也
 獨鶴飢鳥亦望時所見風日淒淒天色已冷故問獨鶴何事而
 舞覺得鳥飢而欲啼也酒暖乃色綠射洪寒輕故此時仍綠而
 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為我携杯至此而飲我乎又按第
 二聯首出山水二字又與立春日吹笛二詩同格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
 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
 事日蕭條
 註此首變字格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萬
 里橋見前卜居詩。此篇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

浦因嘆兵戈擗攘同氣垂遠而一身遠客于此哀之多病官位不顯略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索適以增其傷感也

亭榭

滕王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出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滿園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註亭在王臺縣內唐高宗調露二年中滕王任閬州刺史時作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及有碧落碑在焉○此亭子在道州中故以仙家詠之言亭子枕巴山近

道陵上昇之處尚可躡舟梯而登也第三句言亭前之物第四句言山上之物第三聯又詠亭前之景江石之麗令人愛之而動心花蕊之密又爛然滿目比地之人至今歌詠滕王作刺史之日每遊此而心歸者以有江石花蕊之景可觀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馮高發與新雲斷岳連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逐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註鄭縣屬華州治岳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

花因名曰華山又曰華岳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周武帝寶定五年大冢寧晉公宇文護所築華山峽間有地名

大路正暑檀道濬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也大路以絕道
濟粮道是也雀欺蜂喻小人欺君子蜂趨人喻群小趨權勢也
未知是否恐一時之景耳。亭子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
公之新興也其曰天晴故高則見蓮花峰之俯臨官道遠則見
柳色之遶離宮也其曰春暖故雀喧蜂亂此又近之所見皆足
以發興者也惟其興之發故以一詩為未足欲更多題詩以寫此
景又衆人皆散而公獨留則苦吟傷神且一吟而止也

果實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

賦庭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早
書正一家 註總饋貧人謂舊日天下太平家給食足至高秋時

桃熟皆以分餽貧人以其不室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繼
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簾戶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
任兒童之妄打慈鴉此亦有愛物之心而何。此詩疑是公再
歸草堂之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發慨想之也言升堂之徑舊
時直入而不斜五株桃樹亦任其遮遮此徑人行其下今樹枝
愈繁往來之人遂出斜徑而升堂矣因言舊時桃實秋來皆聽
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燕巢簾當戶每通
乳燕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有慈鴉來止燕巢肯住其打逐也中

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而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
應首句升堂而言也未聯感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家家有
寡妻處又有群盜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執混同豈
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歎者非止桃樹而已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箱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
許同意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
新任轉蓬

註按唐李潮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

訖頒賜名臣各有差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拾遺諫門下
省大明宮見秋興第五首註唐制賜近臣櫻桃有宴故曰金盤

玉筋無消息也。此詩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
蜀偏方而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也自紅其送饋出於野
人以籠盛之所以細細傾出至於數回猶恐其觸破傾出雖多
恠其勻圓如許之同也第三聯遂憶往時任左拾遺之時同露
省臣之賜擊出大明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或因感君
恩遂言今日王食亦不知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宜
自寬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矣

舟楫

進解

南京又宮耕南畝北望傷神卧北窓書引老妻乘小艇時看稚子浴

清江俱飛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若飲蔗漿惟仍所有豈嬰無
謝玉為缸 註南京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置兵至德二年

改○此詩公因與細君泛小舟而作維在第三句見題而首尾
皆為進解之事言其留滯蜀中辱於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輒傷
神而偃卧也因欲遣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看稚子之浴江且
以眼前妻子相聚為娛而已蝶之相逐逢之並蒂雖若指進艇
時所見然其意實比其夫婦同舟所謂興而比者也末言以茶
為飲以蔗為漿隨其所有而携在舟中且以瓷甕盛漿與漿其
潔白亦不讓玉缸之盛酒也始者傷神今則可以怡神美又按
公乞大巴瓷碗詩言其扣如哀玉白如雪霜宜其不讓下缸

城西陂小舟西陂即城陂也

自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心逐大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
纜牽魚吹細浪坦坦歌扇填跡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漿百壺那
送酒如泉 註古歌辭以象牙作帆檣情思帝錦纜龍舟以扇白

障面而歌故謂之歌扇○此詩亦所謂遊也○夫自言歌姬管
籥之備次言牙檣錦纜之侈○此詩亦所謂遊也○夫自言歌姬管
聞于天也自信其動徐看其遊之詞○此詩亦所謂遊也○夫自言歌姬管
句艷而不淫所謂麗而則者也夫無難言言言言然在樓船上數
見小船蕩漿送酒而來亦甚風塵信可樂也酒如泉因左傳有
酒如池有酒如澗之文而言之也

橋梁

陪李二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

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
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
時到海東

註華表橋前二柱曰華表又續神記遼東城門有華
表柱有白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有鳥人咸去家千年今來
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題此成都有昇仙橋司
馬相如西去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
傳車過其處橋在望鄉甚東南一里濟川西書高宗命值

濟大川用汝作舟楫驅石齊地理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
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遠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此詩首句言此雖竹橋而結構牢壯與木橋相同也次句言人
不必寒裳涉水而行道通也次聯上句用事下句比竹橋如青
龍而長也第三聯上句用相如事以為自謙之詞下句言李司
馬造橋之妙如此可以知其有濟川之材借高宗傳說之事也
合歡者諸公相會觀橋之際因笑秦始皇渡海之難卒無成功
不如李公竹橋之易成也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揚折花，鷓鴣灘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夫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註青門見前舍弟觀詩註。此詩第五句云近侍只今難浪迹，言不容浪漫，則迹於朝間矣。其罷拾遺明甚。次聯言我白髮之生，非關春事，自不相妨。且際鄭八丈盡歡，戀此曲江之物華耳。物華指起聯二句也。頸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美然不免無家，則祿仕之計，意亦已平。言必須更受一官，故末聯之效。鄭八丈出仕未可學長安城東門貧士種瓜而隱也。謂我白頭猶欲仕，况如丈人之強健者乎。

鄭駙馬潛曜宣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簾青。琥珀春酒不濃，琥珀薄冰將水。枕碧瑤瑤寒，悒疑菰堂過江，華已入風磴。羅雲端白，是秦樓。厭鄭谷時聞雜珮聲珊珊。
註鄭潛曜，唐文學士，度之姪也。尚明皇臨晉公主。故曰主家。言公主之家也。秦樓，按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見前玉臺觀詩註。鄭谷，鄭子真耕谷口，見前江雨鄭典設詩註。此詩則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貴氣象自可見也。煙霧，霏微。簾，紋清。滑洞中深邃，陰杳故也。春酒濃而見琥珀，薄冰將水疑而疑瑤瑤，琤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以有此。公獨覺其陰寒，誤疑入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涉風磴，在雲表陰霾之間矣。因此覺得駙馬洞中乃秦女鳳樓之比，非若子真之谷口故得聞佩

玉之聲清亮可愛又山亭草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音樂

吹笛

此首出字應格正中之變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註胡騎北走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武陵曲樂府橫吹笛有闕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辭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

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第二句也堪北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南征者因此笛聲之切而思桓伊之善弄也然武陵一曲未有所考疑或是馬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笛而有感也未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又取竟未能得三以毛骨有異他鷹恐鷹後春生騫飛避暖動獸思秋之甚

王之聲清亮可愛又上章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音樂

吹笛

此首出字應格正中之變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註胡騎北走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武陵曲樂府橫吹笛有闕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辭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

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第一二句也堪北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南征者因此笛聲之切而思桓伊之善弄也然武陵一曲未有所考疑或是馬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笛而有感也未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又取竟未能得三以毛骨有異他鷹恐鷹後春生騫飛避暖動獸思秋之甚

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王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逐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鞬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免其死耳。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王之立高遠凌

曰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奇毛不肯深藏而恣意遠飛也然

在野未易羅致羨其奇毛者只教竭其心力終不可得衆人何

而欲以網羅求之耶或疑千人當作千人言此鷹在野千人何

事意亦似通千人猶言衆人謂求之者至於千人之多也本是

野鷹不受人呼招故云一生自獵又且知無他鷹可與為敵故

百發百中愈矜其能恥於下人臂帶之上以馴養也此聯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未言如大鵬之翼飛碍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有兔穿三窟之內則不必深憂夫言其摩空搏擊猛鷲之甚但不能穴地之深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翻博風起紫塞多幾夜宿陽其震羅自覺靈施巧春與同歸必見倩萬里寒空祇一日金時玉爪不凡材 註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

曰紫塞陽其靈見神女陽臺。此篇詠黑鷹也鷹如漆世所絕少故云不省人間有猶云不想有此也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蓋北方絕陰水黑色之地故當產此黑鷹也從北極來故超越

紫塞之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虞人自欲羅致各
極巧謀然不可得虛施其巧而已鴈盡春生之後向北而歸則
與鴈之北向者同途必為所猜而不敢同飛也未嘗謂其歸時
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小且實非凡鴈可比亦徒有所嘆美
而已又按白鴈常有故結語尤為抑揚之辭黑鴈絕無結語深
致贊美之辭

燕子來舟中作

此首問答格正中之變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
看人可憐處又巢居室何異鴈又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惹
水益沾巾註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湘

兩見春燕然猶在家然予入我故園嘗自認我為主人矣今在舟
中不可相休特因社後遠來看我一啜也第三聯以燕之寄人
居室比己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言暫來舟中又惹落花而去
益使我傷春之矣也

蟲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
宿稀却遠并欄添箇箇偶經花蓋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
今歸未歸 註此詩言初見螢飛有一螢從疎簾而入又入座人
衣襟而明忽然飛遍屋中覺琴書冷靜不肯留照復出簾前則

有數點亂飛若星宿之稀疎却又傍井欄而飛漸添多夫其偏
然經於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也以上六句寫其出入動
靜之狀末則言客居衰老見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
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其為文翁再剖符但使時時還揖讓敢論松菊久
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曾書
札待潛夫一 註文翁漢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修學宮蜀地大化崇

好文雅見別李劍州弟詩註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八

而制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為代古
之圭璽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之京師左以與之丙穴在漢
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鄒善良云
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黃鸝云卯州大邑縣有嘉魚穴萬州
梁山縣栢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
穴穴口闊五六尺出嘉魚然則蜀多丙穴也方輿云達州明通
縣并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皆產嘉魚郫筒成都記郫縣出大竹
土人截以盛酒故曰郫筒酒至今如此五馬漢制太守駟馬朝
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
論。寶應元年七月嚴公歸朝公亦去成都周遊梓閬間有二

年至唐德宗庚辰嚴公再鎮蜀公復自閬遠成都依之言得歸
茅屋者自武去後成都多豐故公不敢歸及今始得歸也嚴公再
來閬閬之民必復還前日揖遜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公
言但使民如此還淳則已之矣去草堂松菊荒蕪亦何恨天况
丙穴之魚常食而知其味之美美亦常飲而憶其味不用
自醅嚴公舊嘗至草堂其五馬自謂徑而今數世書相從
待我歸來矣必又將行厨具謂也又按成
都尹本以

太守而陞故公用文翁五馬事稱嚴公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片候無兵馬
主人休恠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習池未覺

錦里逢迎

流盡况

州賞更新

註雪山西山也時罷三城之戍習池晉山簡學季倫

永嘉初為南征將軍出鎮襄陽諸習氏有荆土豪族有佳園池
簡每嬉遊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清江白蘋春莫之
物色公計其程及至草堂猶見餘春志喜之辭也此故園指浣
花溪草堂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齊州作故鄉者
矣重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候其歸途之喜為何如
耶公嘗遣弟占檢校草堂則云鵝鴨宜長數恐其惱比隣柴荆
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遇兒童延之以
坐不為輕訝鵝鴨之群則自制之終不令其聒惱鄰家也此聯
預言到家之事無非喜辭末自比草堂為習家池比嚴公為山

簡言嚴公不過草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况受再鎮之命而來其賞又新則俗客相過自絕而比隣亦且不暇我矣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裏封珠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如泥

註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彩箋故號浣花方輿云在成都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竹繁不洗其寒陰映沙亦成碧色矣橋刺藤梢無人剪伐亦交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為荆棘所傷直以出入為憂土著之人為密竹所隔亦難認其東西也

室中書帖藥裏無人拈動
店山橋之間以公不在首
藉庭前茂草而坐則我則
於草堂也

為此緣所封騎馬而行者但在里
呈而不相過矣未句却問嚴公肯來
未須前難長穢先拚一醉以同卧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橋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
萬竿生理紙憑黃閣老良如欲付以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
間行路難

註道家有紫金丹服之則化腸為筋變髓為骨長
生不死黃閣老指嚴公而言一不爭為醫老武至德間為於事中
時甫為左拾遺正職兩省也草堂考藥必盛公時又乘興還來
看藥欄可見。此篇言向時世惡沙崩竹生不巳將損及於藥

之欄故後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為隄防以城設風端不使其崩
沙岸也又如種新松則款其極長斬惡竹則款其多除若此生
理今皆不能身親為之但望蠻公使人料理而長老之顏則款
求丹藥以養之耳蓋二年在外勞苦憂慮之甚始信世間有此
艱難故欲歸來偃息而生理則又未能事之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儿在還思歸言云為憂亂兵八今來已恐隣
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思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
子亥行衣

註錦官城見前蜀相註烏皮儿以烏皮累儿也雲
鳥陣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散而雲飛變化
無窮者也○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儿在

而已然猶不忍念此而思歸也昔者之去忍亂兵入我草堂故
避之耳今者之來已恐隣人多有避兵而不存者因嘆本地許
大而戎乃側身其中可謂无所容矣更且懷思古人常多感慨
然回首兵心若此百念皆灰甘心自息其機事矣未承上言雖
則風塵未靜言有嚴公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隱者之衣
可以安身而无妨矣

素待聖最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惟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
年回款辭已恨啼鴉合遠下荆門去鷓鴣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
抱向誰問

註武吉三鎮蜀在乾元裴公免之前為一足年為二廣

德元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偏裨諸將飲也鷓見前○此詩
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守之命故且待之而後去也言在
他鄉喜故人重來相見而成都重鎮之地公亦行濟世之才如
武者方稱其任也每日怪訝諸將如迎不之知嚴公隔歲已
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又言我之行欲出巴渝境上正
為鶯啼相公之時於是出峽逐下荆門乘快舟之便也然猶遲
遲下云成都者身老之年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蓋
平生知己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待之意切矣
贈獻納起居四舍人登

獻納司存雨露遐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進
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
噓送上天
註獻納武后初晉旣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宗

改為獻納使漢儀家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楊雄字子雲漢成
帝時客有薦雄文以相如上乃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幸甘泉
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雄以為辭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上自西嶽還雄上河東賦以勸○按獻納使封匭起居舍
人掌起居注今由登必以起居兼獻納故籍中專以受言事美
之而終欲因之以獻賦也言理匭之署密宮中禁非賢才不得
以任此今由舍人既畢注記之事而退後來獻納使之司存收
人所上封事付與宮女使之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瑣闥會

朝而入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蒼蒼者山林之士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言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而地分之清切也末言我又有賦歎上專望舍人陳進而後得徹御覽推獎之意耳此蓋公托雄以自況時公也獻三賦又作封西岳賦欲奏正有望田君之吹噓也

奉守其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柰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翟曹劉不
帝過人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地即應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
添錦水波 註高適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師出无功亡松維保等
川以嚴維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地理志汶水名

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魯南魯北總戎適先除淮南節度使
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也方望言並駕馬與曹劉齊肩也不意
猶過多也曹劉魏曲植字子建劉曄字公幹各有逸才建安七
子中人漢及黯字長孺建元末為主爵都尉漢書汲黯在朝淮
陽寢謀又召為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兵民不相得吾得吾之
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年卒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
得庶頭李牧為將豈憂凶歟哉錦水錦江水也。公初識高常
侍必在兗州之境故云汶上又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
高乃出授節鉞入為侍從可謂飛騰矣其官楚蜀也雖握重兵
然論名位之極猶未止此其詩之妙則與曹劉並驅而又過之

也汲黯在朝淮陽寢其反謀漢文以為獨得頗牧不憂匈奴以此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為有用也末言我獨為天涯之客春色催其老景惟其憶別之淚甚多錦水為之增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麟羽河內尤宜借寇恂朝觀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註章字彞揚州人金章即金印也紫綬即紫絲條也蜀

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都郡拜羽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山東河內郡拜恂為太守又為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車駕南幸

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首句言其人材之美次句言其章服之貴領聯言其力量謀為之大發揮其能事雖天地亦為之回轉教習精兵雖鬼神亦為之驚動蓋太言之而過譽之也願聯用先主定益州付關羽督荊州光武親征回留寇恂借潁川二事言梓州亦當再留章彞不應聽其行也關比其任留後寇比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尾聯嗚其久朝承天子訪問遺才則如南者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云乃反辭以激之也有一作老則言其尚可用而恐天子疑其老矣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馳今古東洛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
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
首仲宣樓 註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興教化見蜀
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
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
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文翁
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
之化也漢李廣與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常與田舍氣主朝言之朔曰將軍自

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
人同日詐而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灩澦在夔州巫峽之口魏王粲字仲
宣司徒辟召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
登江陵樓作思鄉賦因名仲宣樓漢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綉
衣使者同故稱使者唐貞之刺史則漢之郡守亦稱使者相龔自
○按公保歷元年將出峽下江陵故作此寄別李劔州因嚴武
來作尹遂不果行此作與奉侍嚴大夫詩蓋同時作也駘今古
言其高義盡古今之人與之齊駘也如此高義而哀落遠郡久
而不起亦可念矣文翁用郡守事亦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

事未封侯應家落之句第三聯言其赴荆南之所經下句言至其地也亦言兵火之歎以再會應難我到仙宮樓上惟有回首向春風以相憶耳

奉寄別馬巴州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然後漢蕭何補舟艇繫黃沙道以南國為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陌鳥翼二相遇知君未變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註後漢馬快字子淵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善策

封伏波將軍蕭何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晉蕭何守會稽耳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珂石次玉又大具可為珂裁為馬勒飾者也。按廣德元年公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不赴此詩次句以蕭何自比必作於廣德元年已後蓋公常有去蜀遊荆楚之志此必因不赴功曹之補將東遊而寄別巴州也第一句自美巴州以馬授之勲業期之第二句自謙言死志於仕矣第三句自言欲去之久第四句言南雲水之闊注彼也第五聯言我終往彼垂釣不得一會巴州而別也言巴州之興不在洞庭之上而在於滿任以歸朝也

贈高七賢

鄉里衣冠不乏賢注高七賢未天前尔家最近冠三象時論同端尺

五天北走關山開西望秦遊花如塞雪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
歸范蠡船 註此詩為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

賦述失讀禮儀高致善必常見素之徒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
與公皆京兆人杜陵詩曲並在長安常杜鄉中俚語曰城南常
杜天天尺五未央宮方國賢未央宮漢高祖七年至長安使
蕭何治未央宮也越相功成泛扁舟遊五湖。此詩公必
在荆南送常七等善北歸也常杜二族皆在京兆部內都城之
南故云鄉里又云未央前常氏多有位至宰相者故云取近魁
三象而去天尺五之語則二家所同也惟其在未央前故云去
天尺五甚近之辭也第三聯言贊善北歸則遇雨雪之凍七開

下句言公南遊則見春柳之春已盛蓋北寒而南暖故耳未言
當此之時洞庭春色佳添公子之別恨而公且泛湖以忘歸也
九歌云悲莫悲兮生別離又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既謂之春色
又云悲公子者別離之際好景乃生悲也春色第六句花柳是
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之
筆戲簡

江閣邀賓訪馬迎午時起坐白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
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處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
鞍後及險行 註崔評事公之表弟文為戲簡故其辭致之甚江閣

指崔之所居第二句言自天明起坐直至中午不見遣馬來迎
到句法也次聯言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色兩細儘可入城蓋
赤甲濱西之居在樊城外而崔在城中許邀公也後四句只是
促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兼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知聖朝宛馬總肥春首帝將軍只數侯
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山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死
意向漁樵

註崆峒隴右

一名宛馬大宛馬嗜首帝章嫖姚漢書

靈去病善騎射漢武朝以衛青為嫖姚校尉陳留田鳳字季宗為
皆姓名阮瑀字元修陳琳並為曹操記室漢田鳳字季宗為

郎容儀端正入朝奏事靈帝曰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此詩前四句先美哥舒翰見田九不失其可親也首聯言哥舒

翰自隴右入朝者為自降王欵附於大唐也上青霄者第二聯

上句言如李廣利所行死馬食首藉而肥下句言當時邊將盛

名無過哥舒翰者如漢時獨推霍去病也第三聯上句用曹操

評阮瑀事比田九為哥舒翰所辟下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誰

爭長言其獨步早見知言其少年也未言哥舒翰麾下入才之

盛皆賴田九力進未必獨無薦引杜公之意蓋囑之之辭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地堂上色殊衆海鶴塔前鳴

向人萬事紛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
安毒熱新註首言微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隱居而今年老乃
因兵又奔走在外故云云工復春也次聯言徵君操行潔白過於
衆人如楚妃在三上衆人之中其貌獨美然晚節流寓他鄉如
海鶴不能沖霄乃馴於階降以鳴向人第三聯言我非不為隱
者之高惜應委多事之際向求辟穀之術然而繫於一官不遂
高蹈者言因世亂藉以藏身耳蓋吐其心事於徵君也未及言
徵君在開州度夏多涼不如我在雲安為毒熱所苦此亦寄贈
相慰之辭耳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
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其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
得曲江游註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實其

眾移之於近郡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玉壘山
在灌縣川青城縣公時自成都過青城因寄此詩曲江在長安
城北為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按公在嚴武幕為參謀時
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蓋在以前未相見時寄之也首聯言其
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其憂也次聯憫其遭離寓之苦第三
聯兵戈未息想其多憂而頭白也未聯言客中寄書而傷心者
不得復返昔遊也玉壘山在青城縣故鶴云當是上元二年公

任成都赴青城縣時作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滄浪堆。

註：崔吏部謫荆州司馬，九江即今之洞庭湖。崔岳

州巴陵縣西北，沅水、澧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一生觀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非一柱。衆梁皆拱此柱，謂崔塘峽名滄浪，石名並。在夔州瞿塘峽，江即滄浪堆所在。○崔猶必嗜酒，雖以吏部謫為荆州司馬，猶不廢酒，蓋故公憶之而專言醉也。次聯言問之

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亦在何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常開，而常開尊所以為醉司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己之人，傾盡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使使可寄平安之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荆州耳。又按注家竟說九江不明，惟蔡氏書傳力辨九江為洞庭湖。今觀杜公寄荆州司馬而言九江，亦指洞庭湖矣。蓋潯陽九江乃在揚州之境，荆州之東既非謫官所可到，又非落日之所在地。

尋訪

賓至

此首與兼賦格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栗欄。
註：干，水涯也。藥欄，花藥之欄檻也。此必遠來之客。初至成都，慕工部之名而求見也。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賓禮之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盡日延坐而以麤糲飯相饋，見客之相親，公之安貧也。未乃囑其再來看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覘其誠意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

取盡餘杯。

註：水環屋外，忘機鷗狎於花。不掃開門始開，此四句

不掃開門始開，此四句

寫其幽棲之狀，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不別沽，又欲隣翁招呼

不別沽，又欲隣翁招呼

田父同沾餘瀝，此四句寫其真率之意。

又見公之甘貧而諧俗

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無似管寧。空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註：元戎，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戎戎車也。郊坰，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坰。東西，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川為一

道以嚴武為都節制，以鎮之。南北，公自蜀望長安為北，蜀為南也。

道以嚴武為都節制，以鎮之。南北，公自蜀望長安為北，蜀為南也。

張翰字季鷹會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汝閭所於船中彈琴翰初
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懽悅問循知共入洛翰曰吾亦有
事北京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問辟為東曹掾謂
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
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膾嘆曰
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耶遂引去魏志管寧字幼安漢魏之
際居遼東二十年孟觀孫色至其廬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求
帛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
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大微垣西士大
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此詩首言中丞以

大將而少引兵後以出城迤邐閑遊而至草堂也次聯言中丞
合東西兩川而握其節以撫安全蜀故視中原雖有南北之異
而公得流寓於此也頸聯公以張翰管寧自比言其去朝居此
不獨如翰之就蕪鱸又似寧之避地遼東也未又以處士自居
言寂寞之濱雲霧晦冥無人知有處士在江上而中丞獨能見
過其意亦良厚矣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
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
有設爨歡 註嚴公自携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厨起聯賦其饌

具之盛騎從之多次略述嚴公所以臨草堂非因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由嚴公禮貌賢者不自尊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地僻江寒人所罕到而嚴公乃能着弄漁舟至於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盡交接之歡也凡言百年只是一生終身之類

王十七侍御餽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二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綉衣屢許携家醞臯蓋能忘折野梅哉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註綉衣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綉衣直指使出討姦

續治大嶽臯蓋漢志二千石者臯蓋 播習池晉荆州峴山南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母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名曰高陽池。此詩首言身家貧故貪睡而閉門也及其晏開門之時適見江鶴之浴鄰雞之來即所觀而賦之也後四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既能携酒相過高使君豈不能至草堂而折梅乎故借侍御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堂而歸也高為蜀州刺史故用太守臯蓋蓋文用襄陽守之事綉衣霜威指王侍御而言襄陽守山簡之以比高使君也

酬寄

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
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狂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
徑欲教鉏 註宛馬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錦江成都號錦江錦
里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錦江因濯錦鮮明故
得名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與王逸少許恂支遁遊放情丘壑
有東山山半有蒼薇洞安石於山營野穰館林竹甚盛子姪往
來遊集肴饍亦屢費百金晉阮籍性踈懶至於禮法之士疾之
如讎焉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此詩公自述其野亭
之居以答嚴公也公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
然其本性但喜幽居也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貢奉實為

蓋公自幽棲之地釣錦江之魚乃其真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
嚴公以阮籍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豈謂
其踈略哉若果然枉駕出城而來則我當除草以相待矣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
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
惜片時程 註燕石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為大寶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匱客
見之俛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礫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星隕左傳隕公十八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化為石也又星隕

如南隋珠淮南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據洲在湖南長沙郡之喬口○此
詩公在長沙郭判官慕公時為之寄詩相問故酬之也○我
才弱而年老但有虛名而已又况卧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病也
故留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來花開偶然有作尔然其作
也與宋人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而滅若判官
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喬口
郭在橘洲相去甚近故未又屬其挂帆一來以面論詩法也

和裴迥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深
自由幸不折來傷
人自白頭

註事

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
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
閣在蜀郡即崇慶府何遜字仲言梁天監中作

揚州法曹廳

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

任及抵揚州梅

花方盛開對花彷徨終日與陰鏗俱以吟詩名

號陰河體○

詩起聯用何遜事比裴迥言遜在揚州見東閣

官梅而動興

迥登東亭逢梅花而賦詩寄我亦如遜之風度

也遂言此時

對雪亦未免遙相思憶况於送客之際東亭別

懷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過乎

其賦詩來寄也然幸尔

只寄詩而不寄梅

折花來則傷我歲暮之情矣折來日傷歲

莫如何可蜀州同看必起思婦之愁也我今在江邊自對一
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自夜生矣况又至蜀州而
觀之乎公詩中必有暗不與公同看東序之海故公之和意
為此言也

送別

季夏公鄉弟韶陪黃門從外朝謁

今弟尚為滄海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
入秦捨舟策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
閣畫麟
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滄水使

吳越春
衣男子
乃退處
才名家
賦曰蛛
八人於
次聯至
郎皆是
門之鳴
之哉未聯

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綉
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馬禹
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晉潘岳字安仁
世為衆所疾栖遲十年惠帝朝款為黃門侍郎即作秋興
嗚呼軒屏黃閣漢蕭何所造宣帝圖功臣霍光等十
麒麟閣鄉弟故鄉同姓之弟非親族弟也起聯美社韶
杜鴻漸第三聯言韶為從外親愛捨舟出陸策馬隨
論兵之地則在舟中與解鞍之時其論兵可知矣而黃
三珮橫金帶者乃報主之身其貴重如此豈易得而近
因韶以勉黃門言今別時猶是季夏途中莫遲回度

秋空吟鏡一 碎如潘黃門而已須早歸朝策數以宰相而與功臣之圖畫此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橋 昌餞成都實少尹得還學字梓州刺史

秋日野亭干橘香 一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

夫央衰老應為難雜 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

焮數趙張 註漢 蜀唐漢宣帝朝為京兆尹發奸擿伏如神張敞

字子高漢宣朝 梓州之餞人也夫以刺史送客於野亭之上以

之景物而賦章 韻賦詩其時物則干橘送香其天氣則高雲生

玉盃行酒而分 以公則衰老自傷官其難於為別而實尹之實

涼良不惡矣然

名則從此入朝廷定有出 懼矣既為南京少尹必陞三輔太尹
故以趙張京兆之事相 之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 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大夫人

因示後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能頻愛弟傳書彩 鷓鴣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大

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帶雲 側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

髮總如銀 註中丞栢貞節 也時為燕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

畫熊漢制刺史車畫熊於 衛尚書伯玉也母封鄧國大夫人

彩鷓謂船首畫鷓以壓水 竹五州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

荆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 及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

八座衛為尚書故曰八座
夫人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
運嘉嘗之云每有篇章對重
荆州刺史故云問俗盡能
其勤恤民隱不得少暇故清
中丞新兼防禦之職必因衛
夫人也第三聯賦別筵之時
陵也雲偷春者城上雲含海
言我非惜一詩不以示汝當
吟之故是以少吟也

送路六府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茫
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慢相逢是
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
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
人到酒邊
註劍南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分天下為十道九曰
劍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
而劍南治益州○此詩言幼
年相得至於壯年而後遠別則彼
此無音問矣今日之會却復
何處而偶爾相見即為別筵可勝
情哉所以妬桃憎柳者為其
春色無賴之甚偶近別筵見之而
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
言再會後說今別倒句法也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雙峰窈窕對春臺
青嶂照空翠
細草留連侵座軟
殘花悵望近

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想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註前四句寫惠我寺別筵之景也隔日必與諸公為
送舟之遊故曰何由得言社會再難也公與李員外自梓州至
綿故云未擬回也公暫至綿將復還梓故云共誰來此蓋寺中
之賦別而預及綿州之分手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回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
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惟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
處是三台

註杜相公鴻漸也天曆二年六月劍南節度使杜鴻漸自成都入朝北斗長
入成名三公三星三公之象言三公

應三台。此詩杜鴻漸自蜀歸朝辟李秘書入幕杜蓋先行李
追赴之也詩言秘書乘輿而下適遇峽江秋水之甚天地為之
回轉其行故甚疾也但見峽石巉岩而上出楓樹懸崖而生者
則俯聽其落葉之聲船櫓後向而直摧岸傍之菊則背指其花
開之處此寫其乘濤順流道路所經之景也第三聯言其赴幕
之速未以南極一星朝北斗比李八自南方而上長安望五雲
中三台者比其赴杜相之所在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聞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竹筵迎船出白白江魚入
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

頻勸酒杯

註大家後漢曹世姑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

數召入宮今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字殷為陳留長垣縣
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又作女戒七章今行于世
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詔昭踵而成之家音姑姑者尊長之稱
如婦之於姑之義竹筭楚國先賢傅孟宗字恭武至孝母老病
篤冬月思筭食宗乃之林中泣而告天須臾筭為之生持以供
母江魚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龐盛之女至孝母好飲江
水妻出六七里沂流而汲嗜魚膾夫婦常力供膾母性又不能
獨食呼隣母共食之舍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
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黔陽郡名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

之母隨子而回第二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言即舟中之
景借泣竹躍魚二事變化用之見其奉母之事也第三聯言別
意雖不自堪然此艱危之時深賴判官之才有以濟之使幕之
辟不可留也未則恐其別後音問之少而深致餒餒之慙慙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於面別情
見于詩

鄭公擣散髮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
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餓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
路盡交期 註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院貯柿葉數屋日往取
葉書之殆徧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

度三絕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士著書八十餘篇按唐
史度以祿山反陷賊中為虜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鼎市令
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然皆以善書崔
圓使繪齋辟度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叅軍擣散之
才言不合世用也見莊子。此詩首問其才非世用而又老矣
不過能飲能書今乃遠謫已為可傷且將老於平復之世尤可
悲也惟其嚴譴故蒼惶就途公又往餞弗及此後無路可期而
會亦無由矣故末句直期地下之相見也

公安送常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心悠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滿

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
手各風煙註逍遙公北史常璩字敬遠尚志夷簡淡於榮利徵

辟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文帝勅有

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曰逍遙公又唐舊唐書常嗣立為中書門

下三品常於驪山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封為逍遙公名其所

居為清虛原幽棲谷世係表璠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

小逍遙公房以別之常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

直致之語次聯囑其頻付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

公以前輩自居明矣後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離別之愁

耳

送韓十四江東親省

此首問答格變中之變

兵戈不見老萊衣，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註：尚士博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荊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重嶺高屋，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入黑牛黃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云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洲。此篇為韓十四亂後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也。言亂世不見有人戲綵以娛其親者，因嘆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於一家而韓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見親定。

三聯言韓往江東自峽中出其白如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街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素心愧尚方，曾賜履境非吾土。樓登樓以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途。遂收李杜齊名，真忝竊荆雲寒菊倍離憂。

註：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乾州二年冬寓居同谷，至大曆五年為十二秋矣。尚方乃主書，御器用者膠漆，中義字仲公與陳重字景公為友，漢順帝朝，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聽義

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漢書：帝嘗與重起杜密，死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之。又有李固與杜喬亦齊名一時。公在西

康州同谷縣 亦 西相處乾元二年也今復會於洞庭之上逆
計之已十二年矣別後檢校正司員外得在尚方賜履之列然
不得登朝已受其賜故云遠愧而又嘆其尚留他鄉也境字疑
是竟字第三聯言 與李以交之情雖陳雷膠漆之喻亦難比
並而及一夫拾遺之後辱在泥途遂不為朝廷之所用矣上句
應起聯下句應次聯末用漢之李杜相比雖云黍竊矣實見其
名行相次難為一別所以望雲者勃倍增其憂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成甫 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崔司業及尚書未詳 各鄭監之裔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 逢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欵側未

四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同宗不但習池歸酌酌君看鄭
谷去當緣 註習也晉山簡鎮襄陽多之習氏園池輒醉歸時兒

童歌曰山翁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谷

口漢興有四皓其後有鄭子真隱居谷口脩身自保與四皓相

續和平二年王鳳以禮聘子真不訕而然○此詩言鄭監郊居

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也次聯言諸公餞宴字支款為淹留

之計復乘舟出浦而泛此湖雖醉巾斜而猶未肯回舟也第三

聯賦泛舟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日

遊鄭監之湖 亦 續不絕也

示燒奴阿

山木蒼蒼落日曛，山有蒼蒼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經陶侃胡奴異。怪尔常

一作穿虎豹群

註陶侃家僮十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默坐侃

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侃字士行晉成帝咸和中都督荆襄交廣八州軍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此因獠奴修引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獎之也言山陰日曛之際連筒之泉其來甚細故城中但爭取餘瀝而回以其天晚矣而此奴尋源引水獨不聞其與人爭也至於三更去取未以故公有渴疾屢回首望其以水而

歸遙聞一注之聲來自高，青雲亦為之沾洒。未用明事美其夜深獨能入山而取也。

虞邵庵分類杜詩

阿彌陀佛

不空藏印

阿彌陀佛

